

# 西方之未來

著者●德貝吾 譯者●殷海光

古今書堂

殷海光全集

681631

書室告白

C12  
921  
3

# 西方之未來

《殷海光全集》

殷海光全集



90080082

# 西方之未來

## 殷海光全集 ◇參

著者●德貝吾

譯者●殷海光

---

發行人／賴阿勝

---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址／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印刷／東良印刷廠

---

初版一刷／1990年3月(印數1~2000本)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定價●175元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112-3(第三冊)

# 《殷海光全集》序

我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原子彈投在日本後與我的丈夫第一次見面。他剛從印度退役回國，來重慶找工作，暫住在我娘家。那時我十七歲讀高一，看到他就迷上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最有學問、最了不起的人，一心要跟他一輩子，即使做他的用人也心甘情願。雖然偷看到他寫給我哥哥的信，說他要獨身一輩子，但是不知為什麼信心那麼強，堅信我一定會得到他。我的父親雖然欣賞海光的才學，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但非常反對我與他相好，想盡方法阻止。加上正逢國共兩黨打仗，兵荒馬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海光與我一直分離兩地，所幸通信從未間斷。一九四八年底我們逃到湘潭時，海光突然寄來一本很厚的哲學書（海光的來信父親多半過目，而且還問我

爲什麼我們每到一處他的信就來了）。我父親對這本書覺得很怪，每天躺在床上讀一陣，每次讀讀便睡著了。有天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大叫，原來他發現有兩條拉成長形的金戒指藏在書的訂線邊內，這是海光寄給我去臺灣的旅費，他在信上不敢提，我也不知道，居然被我細心的父親發現了，他感動的對我說：「海光不完全是個書呆子嘛！我的小女，共產黨馬上要來了，我做爸爸的再也不能保護你，只好讓你去臺灣與海光相聚。」說完我們父女相抱痛哭。

與海光結婚後，他的生命絕大部份花在讀書、教學及寫作。他的著作及言論提醒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覺醒及追求，但帶給他自身及他的家庭災難與逼害，也帶給他的朋友及學生們災難及逼害。有一次他對我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

一九八九年是殷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爲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是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殷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廿年前殷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癌，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

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假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佣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幸及犧牲值得嗎？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

《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我必需感謝夏道平先生，以及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王曉波、胡基峻。沒有他們的奔走與協助，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尤其是陳宏正，近十年來，由於他的策劃與努力，使得殷海光的著作與精神，重新獲得大家的認識與肯定。臺大哲學系林正弘負責全集編務，賴阿勝先生不怕困難，擔負起全集出版的責任，我都必需深深的予以感謝！

殷夏君璐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於美國

##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二十年來，港臺之間先後出版過多種專集，選錄他的論著、書信，或他的門生故舊懷念和評論他的文字，但迄今未有重印他全部著作的計畫。桂冠圖書公司爲了紀念這位勇敢的書生，決定把他一生所寫過的全部文字，以及他的親人、朋友和學生所寫的懷念和評論文字，重新整理編排，分冊印行。

本套書取名爲《殷海光全集》，並不意涵已收入殷先生的全部文字，而只是表示編輯的理想目標而已。我們依據已經出版的各種選集，參考某些選集中所收錄的殷先生著作目錄表，並多方訪求殷先生的親友和門生，儘可能蒐集完備，分類編排。但遺漏缺失，勢所難免。在此，我們一方

面要向以前編過殷先生選集和著作目錄表的各位先進，以及提供資料和消息的各位朋友，表達我們的敬佩和感謝之意；另一方面要懇求大家繼續指教，使本全集再版時能更為完備。

本全集除了「專書」之外，將殷先生的單篇文字分成《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書評與書序》、《雜憶與隨筆》及《書信集》五部分。別人所寫的懷念及評論文字則另成一單元。各部分文字大都按發表或寫作的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專書」包括殷先生就特定專題所撰寫的單行本、教科書，以及成冊的翻譯作品。他所寫的邏輯教科書《邏輯新引》，幾乎每一講都利用邏輯題材，借題發揮。他的譯述英文書籍，也常在譯文中附加許多「譯者的話」，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有助於瞭解殷先生的思想。唯獨他少年時代所譯《邏輯基本》一書，內容過於陳舊，且未在譯文中附加譯者的意見，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定不收入全集之內，而只把他所寫的譯者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此外，殷先生在世時所出版的單行本，有些是由已發表過的單篇文章集結而成的。《思想與方法》一書即是如此。對這種單行本，我們決定把其中所收錄的文章，按其性質及其發表之時間，分別編入單篇文字的五部分之內，並將其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而不再以專書形式印行，以免重複。

在單篇文字方面，《書信集》部分最不易收錄齊全，其次是《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勤於寫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的，但收信人未必有保留書信的習慣，且散居海內外各地，訪求不

易。有些書信只記月日，未標明年代，從書信內容無法斷定其何年所寫，收信人也無明確的記憶。這一小部分書信，自然無法按寫作的時間先後，正確編排。在《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的社論，因未署名，不易認定。我們暫且只收錄能夠確認的文字。我們盼望讀者，尤其是殷先生當年在〈中央日報〉的同事，能夠提供資訊。

懷念和評論殷先生的文字，除了收集他的親友和學生所寫的文字之外，還選錄了一些從未和他見過面的年輕學者所寫的論文。此外，我們也把已經出版的各種殷先生選集的編者序言收錄在這部分的文字之內。這些序言，一方面表達了編者對殷先生的懷念與評價，另一方面讓我們明瞭殷先生的著作在其去世後重印發行的概況。

我們以謹慎的態度和惶恐的心情來編這套全集。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

林正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 譯者前言

譯者似有求之，但是，嚴格的說還遠於未嘗。未經原文的

本書底原著是德貝吾(J. G. De Beus)所寫的。如果我們所需要的是健康的知識而不是麻醉的劣酒，那末這本書是很值得一讀的。

著者所採取的視域是四進向的：從古至今，從西方世界到東方世界，無不論列。讀了這本書，我們不僅得到歷史眼光，而且可以得到世界眼光。對於濃霧所蔽的人而言，似乎沒有一件事比這更重要。

著者從介紹旦里列夫斯基、史賓格勒，及陶英貝底歷史學開始說，痛闢史賓格勒底學說，謹慎地贊同陶英貝底學說。以歷史發展為輕、以世界事象為緯，著者分三部分來寫這本書。

第一部：分析文明發展的幾種主要理論，後來又綜合文明發展底主要特徵。

第二部：依據第一部所說文明發展之一般型模，探討西方文明現時到達什麼階段，並且估量西方文明現有的創造力。

第三部：對於以美國為首位並以歐洲統一為重心的天下一家底形成之展望。

書中精警之句，獨到之處，諒能激動每一聰明的讀者底心弦。

當然，這書並非毫無毛病。人是易生錯誤的動物。沒有錯誤就沒有正確。人造的東西，人總可能發現錯誤。本書若干毛病大抵必須從哲學的技術觀點才能發現。不過，這類毛病，對於著者寫本書所要達到的目標而言，沒有基本的妨害。何況，特別不能通過的地方，譯者已經在翻譯過程中檢了出去。關於這一方面，譯者在後面還要提到。

## 二 關於翻譯方面

關於翻譯，譯者有許多語意學的細節(Semantical details)可言。可惜，譯者在此所能說的，

只限於有關翻譯的一般原則。

翻譯底指導原則，昔賢有「信、達、雅」之說；時人則有「意譯」與「直譯」之分。信、達、雅的原則，要求似乎太高。譯文藝書固然要雅，譯數理書如何雅法？從中西語文底特色看來，能雅者未必能信。重直譯者似在求信。重意譯者似在求達。但是，嚴格的直譯幾近於未譯，未通原文的意譯則易成「天馬行空」。這二種原則是沒有引用價值的。

因此，譯者撇開這些原則。譯者別尋翻譯原則。從認知的觀點說，語文是組織經驗與知識的工具。不同的語言是不同的組織經驗與知識的工具。組織經驗與知識的語文工具固然各有不同，但是，人類底經驗與知識則是公共的。公共的經驗與知識是不同的認文互譯之真實的基礎。語文表示經驗與知識時一定有意義結構 (Meaning Structure)。這意義結構是所謂命辭 (Propositions)。同一個命辭可用許多不同的語句 (Sentences) 表示出來。許多不同的語句可以表示同一個命辭。翻譯就從這裡得到種種可能。所以，如能抓緊命辭，怎麼樣放手翻譯都可以。至於被譯語文在文法方面的特色，根本不可不理。

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對於譯用語文流行的用法能夠掌握。二，對於被譯語文有充分了解。三，具有被譯內容相當的學識，或至少相差不太遠的學識。第三個條件能否滿足，乃翻譯家與翻譯匠之分野。

基於上述原則，譯者於行文之間是略有收縮或延伸的：有時英文譯成中文覺得來之突然，譯者則酌加引語。有時原文表示太累贅，譯者則酌予收縮。種種小技，不及備述。但是，譯者不希望把這些辦法當作自己誤譯之遁逃藪。譯者自問是拙劣的譯人。

### 三 關於譯材的處理

翻譯，就一種意義說，是通過不同的語文對於譯材的處理。處理也有處理的原則。原則有消極和積極之分。除非是經典，否則，任何著述，無論內容怎樣，至少必須在思路上自相一貫(free from contradiction)。這是任何理論性的著作任何情況之下不可觸犯的消極原則。本書原著有三數處觸犯了這一原則，譯者把它刪去了。復次，一個意義之過分堆砌的表示，譯者本「獨立原則」(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代為消去。還有少數幾處，因非譯用語文流通地區之所宜，譯者也酌量刪節了。無論如何，譯者希望這少許必要的處理，即使不能增加原書簡潔的程度和理論方面的妥當性，至少也不致於在大體上減少它底可讀價值。

書中若干註語，是譯者為了幫助讀者底了解而加的。

西方文明趨於沒落嗎？

西方文明，自在歐洲放出奇光異彩以來，已經一千年了。西方文明發展底過程，是不易追溯其始源，也不易加以說明的。這正像地球上每一生命現象底起源一樣，是一神祕和奇妙的事。我們試一馳神回憶，在歐洲底寺院和教堂中，在國王和貴族底宮廷裡，在武士底堡壘和簡陋的工廠中，或圍繞著牧師底講壇，在意大利和法國底城市裡，有些事物開始在人心中醞釀，後來爆發成無數的火花；而這些火花，逐漸併合起來，形成歐洲文明之有力的火焰。

千年的時間消逝了。歐洲文明擴張成西方文明。這一文明古舊了，皺痕日深，而歷史底幅度也加寬了。於是，臨到現代人頭上而且必得解答的問題是：西方文明底前途究竟怎樣呢？

大約五十年前，只有哲學家和歷史家對這問題發生興趣。他們在學院裡談談這個問題，消磨歲月。那時，歐洲人確乎自信，憑著他們底智力、資本和生產力，會永遠統治世界，繼續興隆下去，並且更高地發展人類底心智的。

時至今日，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被一種「觀念形態」所感染。這種「觀念形態」，是與西方文明恰好相反的。在世界其他處所，西方文明底價值如何，裡裡外外，都受到挑剔。所以，西方文明是否適存於今日之世，頗得懷疑。這個問題，不復朱勒維(Jules Verne)自娛的幻想曲，用來預料一二百年後這個世界會變成個什麼樣子，而是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即是，我們底子孫後代，甚至我們自身，幾十年後，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威爾斯(H. G. Wells)為未來的西方世界畫了一幅悲慘圖。他說在一九六〇年的時候，西方的每一城市要變成瓦礫。奧維爾(George Orwell)說，到「一九八四年」，我們底社會必至變成一個嚴格的極權主義的社會，而且幾乎每個歐洲人長年為夢魔所困。然而，這並不是在作夢，這是嚴酷的現實。威爾斯和奧維爾底預言，我們一度看作是奇幻的想像，我們會親眼看到它們開始成為事實的。

這樣看來，從前在學院裡玄思默想的題目，現在變成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西方文明將要沒落嗎？這個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只有天才看得出來，而且在當時大家對之似乎也只有純理論的興趣，現在呢？這個問題則變得很緊急了。

我們親眼看到英國克文郡(Coventry)大教堂因受轟炸而毀滅。我們難道願意親眼看到西方文明底莊嚴建設趨於毀滅嗎？現在紐約城居民叢集，繁華無比。我們是否將會看到紐約城半無人住，蔓草叢生呢？我們是否將會看到底特律、芝加哥底摩天大樓和華沙、柏林、鹿特丹，和倫敦市中心一起變成屠場呢？我們是否將會看到巴黎被野蠻的部落侵入和劫掠，一如羅馬之曾被汪達爾人之侵入和劫掠呢？尤其是，我們底後代能否生活在一個仍然值得生活下去的世界裡呢？或者，他們會成爲被一個遙遠的獨裁者藉著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的國家機器之觸手所操縱著的機器人嗎？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底中心問題：我們底文明能否克服它底危機並且更加向上昂揚；或者定命了要迅速趨於死亡？

本書所要解答的，就是這個問題。



## 目錄